

二 十年代中国婚恋小说系列

女人的心

庐 隐



花 城 出 版 社

三四十年代中国婚恋小说系列

女人的心

庐

隐



花 城 出 版 社

粤新登字 05 号

女 人 的 心

庐 隐 著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广东粤北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0.625 印张 1 插页 247,000 字

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0000 册

ISBN 7-5360-2145-3

I·1844 定价:13.80 元

目 录

沦落	1
雨夜	21
海滨故人	37
女人的心	90
象牙戒指	178

沦落

医生左手叉着腰，右手轻轻敲着右边的胯骨，对病人表示一种悲悯的同情，微蹙着眉峰望了一望道：“热度仍和昨晚一样”，医生点了点头，安慰病人道：“多睡觉，不要用心思就好了！”病人懒懒地点了一点头，医生便发出慈母般微笑，轻轻摸了摸病人的头，说了一声再会，跟着病房的门开了，医生就出去了。

这时候夜景幽寂，从窗子里射进灰白色的月光来，照得这病房，仿佛囚牢的惨厉可怕。看护妇在一张篷布椅子上，已沉沉入梦了。病人怕灯光，电灯早就熄了。这房里竟露出可怕的幽冷，街上的更夫已打三更了。病人的心脏急剧烈的跳着，睡魔永不敢近她，她只睁着眼，努力向那没有月光的暗陬凝望，那眼神的锐利，好像可穿鬼物的肝胆似的，如此半点钟以后，她实在不支了。无力的闭上两眼，迷蒙中忽见一个魁伟的少年，站在她的床前，仿佛很伤心她病到这般地步，摇着头，深郁的嘘了一口气，那阴森只像荒丘上的鬼风，病人很惊吓的对她望着。呀！他头上带着白布蓝缘的水手帽子，身上也是白布蓝缘的水手衣服，她禁不住抖战着垂泪了。那少年水手两腿渐渐软了，战栗着跪在她的床前，伏在她的胸上呜咽着。她觉得如火般热的

眼泪，都浸入她心窝里去了。她无力的嘘了一口气，用手抚着那水手，她想起认识这水手的事情来了。

在一年夏天的早晨，天上一片云彩也没有，只在水天连接的地方有一道灰色而带蓝的带子，横在那里，海边上只有一只海舰停着。住在海边的孩子，赤着脚爬下沙滩去，什么尖的螺，圆的贝壳，捧满了两手，她那时正在捉一个活的小螃蟹，不提防滑了脚滚到海里去，那浪花发怒般涌起来，她只觉鼻管辛辣，水往嘴里直灌，便迷昏不省人事了。

过了不知多少时候，她睁开眼一看，只是一个青年的水手，站在她的面前，见她恢复了知觉，微笑着递过一杯糖水，慢慢扶着她的头灌下去，她觉得更清醒些，又睁开眼往四面望望，只见自己卧的地方是一间洋式小房屋。很使她注意的，便是这小洋屋挂着五六个白色的救命圈，她怀疑着想，不知究竟是什么地方，那水手仿佛已明白她的意思，因微笑道：“小姑娘好险呵！不是我正扶着栏杆看风景，你一定要被浪头卷去了。……你愿意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……这就是停在海边的军舰，你家住在哪里，我可以送你回去。”她这时已坐了起来，对着那水手，很亲昵的微笑着，投在他温暖的怀里说：“我要回去。”水手点点头，领着她下了舰，沿着沙滩走了一里多路，她已看见家门，只见母亲正擦着眼泪，仿佛等什么消息呢，她便撒了那水手急急飞奔她母亲去了。水手远远站着，等那母子都进去了，他才唱着凯歌回舰去。

在这件事发生两天以后，她的父亲到那军舰谢那水手，那军舰已开得无影无踪了，那老人只望着海，如默祝海神保佑这可爱的青年。

后来这一只海舰虽然又开到这地方两次，但那个水手却没有同来，她一家的人都觉得很失望，这样可爱的青年，竟不能

再看见第二次，并且不能对他表示一家人感激他的意思。

过了八九年她已经二十岁了，那时她中学校已经毕业，她的故乡教育很不发达，因和母亲商议，到都会的地方求学去。临离家的头一天下午，她和几个同学仍到幼年的乐园，海边作最后的亲昵，这时正是黄昏，海雾受太阳的渲染，幻成紫的、红的、青的种种色彩——不很明显的混合色，仿佛闪光的轻纱罩子，罩在碧澄澄的海面上，西方的红霞又把海水染成紫的、淡红的各种颜色，在水天交接的地道，横着一道五色的绒毡。她正在留意看海景时；忽见沙滩的东边，有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，穿着一身海军的军服，两手插着裤袋，口唇噓噓作响，两目望着天空，仿佛在回忆从前的往事般，有时在那沉静里，微露着笑容，好像阴云幕里的轻淡的阳光。她觉得这军人有些眼熟，不住用眼神打量他，但是记不起来了。这究竟是在什么地方看见过的呢？

她的同伴，同她谈海上冒险的故事，渔船遇着巨大的鳄鱼倾覆了，渔人捉住一只木排，漂泊到一个没人迹的岛上，虎豹怎样凶恶，毒蛇怎样伤人，她的同伴述说着，仿佛像曾亲眼见过似的。她从这些有趣的故事里，忽然想起她遇险的一段故事，于是她告诉她们说：“我告诉你们落水的故事吧！亏了那少年水手！”她的同伴都围拢说：“大一点声音。”她高声述说了。大家听了都现出惊怕的神情说：“呵！好危险呵！”

她这时忽然低下头，仿佛受了意外的刺激似的，不时偷眼向沙滩东边看，大家也不知不觉都回过头，只见那中年的军人，向这边看着微笑，这些女孩子便如触了电般，狐疑着，不知这微笑里头，定伏着什么不测的事，有一个胆小的便说：“我们快走吧！那一定是个坏人，”大家被她一提醒，都觉得真正可怕，便忙忙往回走，只见那军人仍旧望着她们微笑。她们更觉得心

虚，仿佛后面那少年拿着利刃追来了。便忙忙往家里飞奔。

第二天她正在拥挤的票房门口等买车票，只见人丛里走出那个中年的军人来，她止不住心头狂跳，紧依着她父亲的肘下，不敢动弹，面上的红色都淡了，后来她父亲因为替她拿行李票走开了。她独自站在票房门口，战栗着，低头不敢望四面看，忽觉背后有人说话的声音道：“姑娘！记得前九年救你命的人吗？”她听了这句话，这才明白原来就是那个水手呵！因放下了心，望着那水手说：“先生为什么早不说，我们一家人都极望见先生一面呢……好！我父亲来了，他老人家更是时时不忘先生的一个人。”她父亲见她和一个男人说话，很惊怪的看着她，她只微笑说：“爹爹！这位先生便是救儿命的那个水手，”这老人才明白，欢呼道：“呵！真是有幸，先生救了小女之后，老夫曾到海边去访先生，可惜军舰已开走了。但老夫没一天不在纪念先生，等送小女上车后，请先生同老夫吃杯茶去。”

这时火车已到了，客人纷纷赶上车去，那军人和她的父亲一齐送她上了火车，不久开车的铃响了。火车头便蠕蠕动起来，越动越快，霎时间便离开故乡的城市了。

她到了北京以后，不久便进了学堂，她的脸上时时含着愉快的微笑，同学们都和她很亲厚，都觉得她是个幸运儿，忘忧草，她常喜欢带着娇憨的滑稽，惹同学发笑，学堂里的同学无论谁提到她，都立刻感觉着自然的美。

有一天正在星期六，同学们多一半都回家去了，她因为北京没有亲戚，所以只住在学校里，这时天气已有四点钟了，她从浴室里，抱着一包换下来的衣服，一壁唱着，一壁往洗衣服的地方去，顶头遇见那个有麻子的校役，拿着一张名片道：“小姐！有人找。”她觉得很奇怪，不禁“哟”了一声道：“谁来找我呵？”因伸手接过片子来，只见上头写着“海军部副官赵海能。”

她更怀疑了，心想我向来不认识这个人呵！因向那校役道：“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呵？”校役说：“很高大的身材，四方脸，有两撇八字胡子。”她听了自言自语道：“高大身材，四方脸，八字胡子，莫非是那个救我命的水手吗？”想到这里，便回头对那校役说：“好吧！你先去，我就来。”她忙把衣服放在寝室里，对着镜把头发拢了拢，匆匆走到会客室，已经有许多人在那里会同学们，她慌忙向四面望了望，只见靠门坐着那个赵海能迎了出来，很恭敬鞠了一个躬。她这时仿佛作梦似的，也不知和他说什么，稍谈几句，赵海能便走了，她只记得一句是“有机会还要来谈。”

她会过赵海能以后，仍旧照常活泼作她的事去。

她们学校的旁边，有一所花园，她每逢放假时，常常独自到那园里，坐在花荫下看书。倦了便放下书，倒在假山石背后，静静嗅着草际的幽香，听草虫奏着细妙的音乐，有时仰头看着天上变幻的行云，有时像鱼鳞般闪烁着，有时像轻纱般飘拂着。她仿佛作梦似的，想象天宫的白玉雕栏，和低眉浅笑的天使，有时忽觉天上的云异样的深碧，儿时久游的海景，一一涌现出来，那少年的水手——中年的海军部副官很明显印在她的脑里，游泳在她似梦非梦的眼前。

她不知上帝何时设下陷阱了！她感激救命的赵海能，常常流下热情的泪来，她看过从前的小说，对于有恩的男子，应该牺牲身心报答他。但她似乎知道赵海能已经不是独身的男人，她想要报赵海能救命的机会很少了。时时怅惘着，发出无可奈何的长叹。

有一次上心理学，她很留心的听讲：教员说：“女子富于情感，对于待她有恩情的人，时时不忘，根据这种心理，青年向少女求欢爱时，只有一个方法，表示对于少女极热诚，仿佛一

切都可为她牺牲，纵使失败一百次，也不要灰心，终久必成功。”同班的同学听了都彼此互视着微笑，只有她脸上渐渐失了红润，头俯下去，倘若没有书桌挡着，恐怕直要低到膝上了，而且眼泪如泉水般的涌了出来，同学们很诧异，课堂里立刻静止，彼此面面相觑。便是那教员也皱着眉，默然无言，仿佛其中伏着极不测的动机，觉得再讲下去很不方便，因提早下堂了。

教员才走出讲堂的门口，同学们都一拥而前，将她围住。诘问和劝慰的声音，杂乱成一片。

她只伏在书案上，两肩不停的耸动，喉里不住的哽咽，始终探不出个究竟。同学们都怀疑着，渐渐走开了。有两三个聚在回廊底下，低声猜想着，其中有一个同学说：“她必是上了谁的当吧？”……“谁知道呢？”另一个同学插嘴说：“我觉得她近来的情形很不对，总是锁着眉峰，仿佛内心蕴藏无限的秘密似的。……哎！现在的社会，真好像荆棘的荒园了，只要一分不留心，便要被锐利的棘针刺破了……尤其是我们女子倒霉，心又软，情又热，只要男子在她面前落过一颗眼泪，无论什么便都被蒙蔽过去了……”

种种的议论，接二连三的鼓荡在空气中，有时候一两句传到她的耳朵里，便变成有毒质的针，使她身心都感到痛楚和麻醉。

直到她病倒床上，当夜月幽淡的时候，她回想着，兀自心痛。她用手紧紧握着那水手的手，极用力的“哎”的一声，忽然打了一个寒战，睁眼一看，她全身如焚般烧起来，削瘦而灰败的两颊上，渐渐转成胭脂般的红润，失神的眼珠，略略转了一转，那眼皮又慢慢垂下来了。

这时冷静的夜已过，那绿色的窗幔，闪着微紫色的朝旭。看护妇推门进来手里端着一碗鲜而且白的牛乳，那热气如烟雾似

的一缕缕都从杯里涌了出来。

看护妇右手端着茶盘，左手伸在背后，扭那门上的机关，一壁对着床前站着的少年点头说：“先生早呵！”

这声浪把她从半梦里惊醒，细看那少年，原来并不是水手，他穿着灰色布的长袍，覆额的头发很自然的松散着，仿佛很美丽的遮阳般。极活泼的眼神，表示他青年之美，他这时含愁站在病人的面前，很怜惜的替病人整着散乱枕旁的柔发，看见病人已睁开倦眼，用极柔和的低声问道：“今天觉得好些吗？”病人这时只微微摇了一摇头，依旧把眼闭上，他很伤心的嘘了一口气，目不转睛对病人望着，觉得上帝太不仁了，为什么使这脆弱的玫瑰花，受病魔的作践呢？不然这种好天气，和她并肩坐在公园的松林里，听早晨的云雀，娇婉的唱歌，看莲苞的露珠，向朝旭争闪，有时她含羞向着自己微笑，呵！这多么使人醺醉！

“哎哟！”病人又发出苦痛的呻吟了，他便立刻被驱出于幸福的花园，深锁着愁闷的海，将他全个盖没了。他坐在她的身旁，握着她久病枯瘦的手，含着泪的微笑，安慰她说：“不想病的苦痛吧？只想你没病之先，我们许多幸福的光阴，……你记得有一次我们喂猴子花生，你笑得弯了腰，这些要多有趣呵！你病好我们还要寻更美妙的乐趣去，你不是最爱听海里的风吹在松枝上，发出悲壮的松涛的声音吗？……只要你能出了医院，我们便有快乐日子过了。”这少年极力安慰着她，想尽了种种方法，甚至祈祷上帝，再给他些智慧，使他把他的爱人从愁苦的海里救出来，便使牺牲了一切，他也绝不埋怨的。

看护妇将牛奶端到床前说：“小姐！吃吧！已经不很热了！”那少年连忙从看护妇手里接过来，顾不得看护妇很冷淡的微笑，他用羹匙一瓢瓢往病人的嘴里送着，只要病人咽下一匙，他心

头便开一朵美丽的欣悦的花，但病人只咽了三口，便摇头不肯吃了。他这时想二十几岁的少女，只吃得三匙牛奶便够了吗？他忘了那病人已经摇头拒绝这牛奶，他依旧用匙，很小心的舀着，送到她淡红而带浅灰的唇边，病人不耐烦的哎了一声，把头侧到里边去了。少年很失望的放下匙子，独坐着凝想，心头几次发酸，幸没有落下泪来。这不能不感谢世故很深的看护妇了。

太阳骄傲着走他的路，对于人间的欢迎与憎厌，他都不理会。他不注意那些怕分离的青年男女，而为他们稍停留，而且那些青年男女，觉得他们需要太阳照临的时候，太阳跑得更要快些。

病人床前坐着的少年，看见病人似乎睡着了，他轻轻走开，到门外换一换空气，当他抬头，看见西方一带柳树梢上，满都染着金黄色时，他不觉得吃了一惊，什么时候跑马的太阳已走到这里了。照规矩医院六点钟便不许外人停留了。他看一看手上的表只差五分，便需离开这地方了。他又走进病房里，病人已醒，望了望他道：“你没走吗？……”他说：“还早还早。”但他那不自然的微笑，已令病人不能坚信他的话。

门外头一阵脚步声，医生来看病人了。看护妇拿着寒暑表，推门进来说：“先生，到关门的时候了，”他仿佛罪人听了最后的判决，只得绝望走了。看护妇送他出了门，依旧淡然微笑着。

三个星期以后，这病房里已另换了一个病人了。她搬到学校的休养室住下，同学们听见了这消息，都抱着欣悦的同情，到她那里看望她。这休养室在操场后面，另外一个小花园里，窗前有几株美人蕉，正开着金红色的花，在朝露未干时，从那花下过，可以嗅到一种清微的幽香，蕉叶像孔雀美丽的尾，翠碧上有许多金星，那正是露珠儿在朝阳下闪烁的时候了。

满屋子的光线都异常轻柔，淡绿像湖心的水色，窗上都幔着葡萄叶色的轻纱，杨柳的柔条，美妙的飘射在上面。她披着玫瑰色的大衣，静默的坐在靠窗的大沙发上，在左手这一边放着一封信。眼前游泳着可怕的恶梦。

不能忘的水手——中年的副官，魁伟的身干，直立着仿佛一根石柱。他只要轻轻一动，就可使无数的人头破血流。记得他曾述说他攻打敌人时的猛鸷，一个枪子打进对面敌人的左眼，那眼珠网着血丝——赤红像火般，滚了出来，他绝不动心，接续第二枪第三枪一直开下去，仿佛小孩子看放花一样有趣，红光——血和火焰都混合成为一片，他只觉活跃好看——唉！勇敢的军人！多么可怕的活剧，他只要一样把这无情的活剧，从新演一遍，不消两个枪子，什么都完了。

他惊惧仰起头来，只见绿纱窗上，染上几道淡紫的波纹，在那波纹底下仿佛有一个人影，于是她开始问道：

“门外是谁？”

“松文姊姊你起来了吧！”

“起来了！你是彬彩吗？……进来坐坐。”她说，开了房门，只见彬彩笑嘻嘻走了进来，对她脸上望了望说：“怎么今天脸色又不好啦！昨晚好睡吗？”

她惊惧而羞涩的应道：“怎么？……不至于吧，”因拿起桌上的小镜子，细细照了一照，又用手在两颊上搓了一搓道：“想是天气比较凉了，我病后禁不住，脸色所以更苍白了。”

“这也不要紧，你不要忧惧吧！只要畅放胸襟，复原自然就容易了。”彬彩抚摩着松文的肩，很诚挚的安慰她。她只摇摇头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像我这种不幸！……死了倒也干净！”

“为什么总要想往这一条路上走，死也没这么容易呢？”彬彩很感慨的说着。

她把沙发上的围巾拿起来，那封信掉在地下了。“呀！他又来信了吗？你也太不干脆了！像这样藤蔓似的，将牵到什么时候才了呵！”她面色渐渐红了，好像火般的燃烧着，头俯下来，紧紧靠着胸口，泪如露珠般，滚过两额又流到衣襟上了！

“唉！”彬彩的颜色苍白了，但她除了这一声“唉！”没有更多的话了。这美丽的晨光，被弱者的泪浸得暗淡了。窗纱上的红色波纹，变成素湍的清流了。满屋里沉寂着，像死神将要来临的阴森可怕。一只青白色的面孔，四只凝着泪光的眼睛，仿佛在神的莲座前，待最后的判决般不安和忧郁。

后来彬彩慢慢恢复了她为忧伤而错乱的神经。用绢帕拭干了眼角的泪痕。从地下捡起那封信来说：“我能看一看吗？”松文只点了一点头，仍不住的流泪。

彬彩用发抖的手——仿佛已听见强者的枪在封套里跳跃了——轻轻从那封口里抽出信来，眼前顿觉一亮，一个火热的十字在那信尾，明明白白的画着。仿佛经过知县老爷批行的文书，只要一公布出去，罪人便没有希望了。彬彩极力镇定着，把那信笺展开，但连信笺都一同的发着抖。她对着空气深深的吸了一口，似乎胸口的压迫松了些。于是才看见信上所写的东西：

“松文：我是军人，我是不知道明天的生命的人，我的感情是像海里的波涛一样的，当我听见指挥官的号令：‘前进！’我全身便燃烧在火热的情感里，这时不打得敌人的眼珠滚了出来，我手上的枪绝不向下松一松。但事情过了，我睡在野外的帐幕里，偶尔看见头顶上的青天，和淡白色的月光。我也曾想起我白天的动作很可笑，而且危险，这时我感情的潮落下去了。但是没有用处，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。

“这一段故事，仿佛是题外旁枝，但你若懂得，就可以免了许多的麻烦！

“我热烈的感情，能像温柔的绸带缠着你，使你如醉般的睡在我的臂上，但你若背过脸去，和另一个少年送你的眼波，我也能使这温柔的绸带，变成猛鸷或毒蛇，将你如困羊般送了命。

“你或者要祈祷上帝，使可怕的战事——无论为什么而战，只要将我因此送了命，你便可以很自由了，这一层我不能禁止你，而且真到这时候，我看不见，听不见了。我也不愿再管了。只是我活的时候，我绝不能使曾经和我接近的人，更和别人演一样的剧。

“我救你的命，我并不曾想你报答，但你既很慷慨的愿意以身报我，那就不能再由你的意了。

赵海能十”

彬彩看完这字字含刺的信，哀悯的同情，染着愤激的色彩，责备松文说：“你为什么不想一想！”松文又羞又伤心。将头埋在手心里。猛烈的热情，逼着她放声痛哭了。

彬彩看着这可怜的弱者，也禁不住落了许多同情的泪。

在她们哭得伤心的时候，天色越变越阴沉，一阵阵凉风吹得芭蕉叶刷刷价响，立刻便有暴雨要来似的。

彬彩看看手上的表，已到正午了。因说道：“你一早还不曾吃东西，我们一同到食堂吃碗面吧！”她摇头道：“你自己去吃吧！我一些不饿。”说着那雨点已渐渐滴了下来，彬彩说：“我不能再耽搁了。你现在不去吃也好，等雨晴了我叫人给你送来吧！”说着开开门急急的走了。

彬彩走到食堂里，同学们都早已在那里坐好了。她捡了靠窗子的那位子坐下。大家嘈嘈杂杂谈话，彬彩并不注意她们，只顾低着头吃，忽听靠她左边坐着的那个同学说：“彬彩！你的好朋友松文病好了吗？”彬彩说：“还没十分好！”另有两个同学，正看着，露出很鄙薄的冷笑，含着讽刺的语调说：“松文病得真

奇怪？”“哼！什么怪事没有啊？这才给妇女解放露脸呢？”彬彩听她们的话头，简直是骂松文，自己也不好插嘴，只装没听见，忙忙吃了，放下筷子就走。她们看了她这不安的神气，等她才转过脸去，便发出使她难堪的冷笑，仿佛素日和松文过不去的宿仇，这一笑便都报复了。

彬彩装着一肚子牢骚，来到洗脸房里洗脸，当她拿着脸布在脸上擦的时候，愤怒和不平的情感，使得她的眼泪和脸盆里的水相合了。她想：“人们最残忍，对于人家的错总不肯放过一分一厘，松文当日待她们也不薄，何至于这样的糟践她呢？人们只是自利的虫呵！这世界究竟有什么可宝贵的东西？”彬彩越想越伤心，终至于把眼睛都擦红了。

同学们走过她的面前，只是冷然的，似乎有些惊异的微笑着。

松文的病，为听见同学们的闲言，又加重了。这时除了彬彩对她仍和从前一样的诚挚，其余的都极隔膜，有时因为到操场去，从她的门口过，也只对着她的门窗，露着鄙薄的冷笑，她们给她起了一个绰号叫“害群之马”。从此她们说到她，只以“害群之马”为影射之辞。

有一天正是学校纪念日，同学们演新剧，彬彩约着松文到演剧场，打算使她开开心，病也可以好得快。她们到那里只剩东边犄角的两个空位子，彬彩坐在外边，松文坐在里边。这时趣剧已开幕了，演醉汉的笑史。只见那醉汉踉踌跚跚在台上乱撞，把一个卖豆腐的担子撞倒了，弄了满脸满身的豆腐，好像雪地里钻出来的一只笨猪，看客都哄堂大笑，松文也觉得这是病后头一次开心了。

趣剧演过，接着演正剧——《心狱》——是一个青年从外国回来，留在他姑母家里，他姑妈没有子女，抱了一个养女，这

时已经十八岁了。出脱得和含露的蔷薇般，十分艳丽。这少年因色动情，引诱这少女和他发生关系。那少年不久就回家去了。这少女不幸有了孕，被家人发见，把她赶了出去，沦落得将成乞丐了，而那少年早把这件事忘了。当这少女正抱着小孩跪在戏台上，凄声的哀求上帝的怜悯的时候，看的人有的发出同情的悲叹来。而在东边犄角上，忽砰的一声，仿佛什么沉重的东西倒了。会场的秩序立刻乱起来。

“谁摔倒了？”

“松文！松文！”

“快请学监去！”

闹嚷中那个高身材的学监先生，慌张着来了，叫女仆将她连扶带抬弄到休养室去，一直过了半点钟，会场的秩序才渐恢复了。

松文两眼紧闭，脸色和纸般的惨白，嘴唇发紫，一声不响的睡在床上，彬彩用急迫的声调，抖战着呼唤，有经验的女仆，用力掐她的人中。过了半天，松文才回过气来，“呀”的一声哭了！彬彩含着泪说：“这是何苦呢？”

女仆忙着灌糖水，揉心口，直到松文嘴唇有了红色，大家才慢慢散了，彬彩在对面床上陪伴她，夜里偶然醒了，还听见松文深郁的悲叹，仿佛荒原里，沦落的小羊。

从那天晚上起，学校里的人们对松文的议论，又如潮水般澎湃起来。彬彩把休养室的门关得紧紧的，惟恐不情的嘲笑传到她的耳朵里，增加她的病。

人们无情的嘲笑，渐渐好些了，因为她们的嘴已经为这议论疲倦了，她们的耳朵也为听这议论疲倦了，松文的病也渐渐好起来。

在松文病里，那个活泼的少年，担了不少的心，背着人流